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 我的勘探梦在中国

本报记者 赵玲玲

2013年7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杰出人才名单向社会公布,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马永生作为6位入选者中唯一一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位列其中。

2007年2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年仅46岁的马永生,代表其所在集体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一系列的诱惑也随之而来,但马永生常怀感恩之心,并没有为丰厚的待遇和职位而心动,始终坚守在中国石化油气勘探的岗位上。



2009年,年仅48岁的马永生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图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为马永生颁发证书。

祖国培育的勘探博士

在周围人看来,马永生有着令人羡慕的求学和工作经历:1980年至1990年,他一气呵成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成为当时国内培养的为数不多的博士。工作之后,马永生赶上了国家大力发展油气的好时代,在国家油气勘探的大家庭中,他主攻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理论研究并组织实践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2009年当选为当时中国能源领域最年轻的院士。其实,在看似辉煌和顺利的背后,马永生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艰难成长经历。

1961年,马永生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3岁时母亲因为一重大医疗事故不幸去世,15岁时父亲又因病离开了他们。虽为少年,但身为长兄的马永生要承担起照顾三个弟弟妹妹的责任。为此,他选择了退学,希望用并不宽阔的肩膀撑起家庭的重担。半年后,在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关心支持下,马永生又重拾课本,继续学业。

“我从小家庭困难,靠的是国家给我的特殊困难补助完成的学业,如果没有国家和组织上的培养照顾,我就不可能走到现在。”对于国家,马永生心怀感恩。

1998年,中国石化在推进南方

海相勘探之初,曾计划就其中一些项目同国际公司进行合作。马永生精彩生动的发言、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吸引了某国际知名公司猎头经理的目光。

“马博士,我们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之前发表了很多相关论文,你上次的介绍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即便在世界上,像你这种专业科班出身、理论知识深厚、专业技术扎实同时还有过勘探一线历练的人才非常少,我们公司也有开发海相碳酸盐岩的打算,希望你能够参加到我们的团队中。”随后,对方以60万元人民币年薪邀请马永生加入,这在当时可是一个诱人的数目。

对此,马永生不假思索地拒绝道:“我的勘探梦在中国,目前中国石化已经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能够从事我所钟爱的油气勘探事业,我愿意为实现中国南方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大突破几代人的梦想不懈努力。”

我的事业在中国,一辈子也不会离开祖国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爱国人士捐资设立的奖励基金,旨在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内外科技界享有盛誉。2007年年初,马永生被推荐为该基

金科技进步奖候选人。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永生立即致信基金秘书长段瑞春,在表达感谢专家们赏识的同时,希望不要把把他作为该奖候选人。

马永生的这一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知道前面21位获此殊荣的都是像钱学森、钱伟长等大师级科学家,得奖时的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且都是德高望重的院士。

段瑞春告诉马永生:“基金委员会作出这一决定是慎重考虑的,希望你个人服从组织,如果你能够顺利当选,你还有机会放弃这一奖项。”

9月份的一天,段瑞春等代表基金委员会来告知马永生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由于事前知道马永生对这个奖励的态度,担心他不签字,中国石化主要领导反复做马永生的思想工作,并强调这个奖既是个人荣誉,也是石油石化科技界的荣誉,希望他服从大局。

获得这个奖励需要承诺三年之内不离开中国,得知此事的马永生深情地说:“我从小到大都是靠国家的特殊困难补助和助学金成长起来并完成了学业,我取得的成绩都是组织培养和团队努力的结果,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祖国。”

人物

马永生改写中国油气格局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白净的面庞,高度的近视镜,从外表来看,现年55岁的马永生更像是一位文雅书生。但是,与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马永生工作过多年的同事都知道,这位外柔内刚的“领导者”,骨子里绝对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敢于“标新立异”

据马永生当年的伙伴介绍,打从年轻时开始,马永生就敢于“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观点。时至今日,马永生在刚参加工作时就与总地质师“打赌”的故事仍在中国石化“广为流传”。

1992年,刚刚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不久的马永生,在岩心库看了塔东区8口井的岩心后,对当时主要勘探目的层系的沉积环境产生了不同于前人的认识,他认为其沉积环境严格受大地构造、古地理背景控制。回到办公室,他将这些发现与英国北海的沉积环境资料做了比较,提出了旋转潮模式。

然而,当时的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总地质师却对钻探的一口井满怀希望。于是,两人各执一词后约定,如果当时钻探的满参1井带来的是暗色物质,那么马永生请吃饭;如果是红色物质,那么总地质师请客。最后,钻探结果证实了马永生的预测是正确的。

“我不是离经叛道的人,对前辈的工作很尊重。不过,我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会坚持自己的想法,绝对不会盲从。”马永生忆及往事如是说。在普光气田的发现过程中,这一点更是显露无遗。

2001年8月,马永生提出了普光气田的发现井——普光1井部署方案,然而该方案与数十年来在川东北进行的历次勘探不同的是,部署的第一轮预探井全部定在了构造的低部位上,普光1井与位于构造高点上早期打过的川岳83井相比,低了1400米之多。

不选“高点”打“低点”,如此“离经叛道”的勘探部署,在论证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质疑和阻力。为了论证这一方案,马永生连续三次向专家组作汇报,最终得到了专家和中国石化总部领导的认同。也正是由于马永生的坚持,普光气田彻底改写了四川盆地海相“有气无井、有井无田、有小田无大田”的历史。

要求学生善于质疑

在马永生看来,“一流的人才不会被现有的框架所束



马永生

缚”。马永生是如此要求自己的,也是如此要求自己学生的。

记得在一个周末,马永生和学生们一起进行学术交流。这样的学术研讨一年要举办多次,尽管马永生平时工作很繁忙,但是他每次都要挤出时间与学生们进行讨论。

在会上,各位同学就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研究工作或者阅读的国外最新专业文献提出自己的结论与观点。

每当学生提出一个学术研究的结论与观点时,马永生并不是首先对提出的结论进行评价,而是仔细地询问:“你的这一结论是在什么工作基础上得出的,你观察了多少的岩心,看了多少的薄片、有多少化验分析资料支持你的观点。”

马永生希望学生们提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有数据、资料作支持。他常对学生们说:“做研究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研究不能有半点马虎。如果研究马虎,结论草率,那么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的油气勘探中,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马永生要求学生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每次在做学术报告的时候,凡是引用前人的成果,必须要作明确的标注。与此同时,马永生也鼓励自己的学生要独立思考,对前人研究成果不盲从,在踏实研究的基础上,要有质疑别人成果的勇气,甚至包括他本人的学术观点。

“我们尊重前人,包括我们也希望后人尊重我们自己。在学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要背离科学的本质。而在无形中制造一些神话也好、神秘的人物也好,不存在。”马永生说。

“每一次研讨,众师兄弟都学习到许多新的专业知识与想法,互相启发,不断得到提高。”谈及此,马永生的学生、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高工赵培荣显得颇为动情。“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们也学到了做学问的基本道理,那就是‘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尊重前人,但不盲从’”。



普光气田第一口酸化压裂试气井普302-2井